

從海德格的「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探討 《我的台東夢》作者徐璐生命歷程的死亡幻象

蘇立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政所研究生/suliwe6375@gmail.com

壹、前言

徐璐的生平簡介如下，22歲創辦「大地生活」月刊。擔任「新新聞」週刊創刊總經理。1987年與李永得成為兩岸開放解禁前，第一個赴中國大陸採訪的記者。1993年經歷三哥癌症病逝。1994年和文化界，企業界朋友共同創辦「臺北之音」電台。1998年出版《暗夜倖存者》，書中詳盡描述作者陪伴其三哥走完癌末半年期間的觀察，並以《伊凡之死》中使用的『恐怖的未來』來形容『死亡』，來傳達刻骨銘心地目睹其三哥的痛苦和孤獨。2000年開始擔任中華電視台副總經理及總經理。2006年轉至非營利組織領域，先後擔任中華電信基金會執行長及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2008年紀念好友羅曼菲過世兩年，發表〈好友教導我面對死亡〉，文中提到舞者羅曼菲面對死亡的態度，是一種「自由與解脫」的風貌，讓她開始學習面對死亡。2009年開始在臺北—台東之間來回，現在多數時間在台東，自我認同是「台東人」。2013年5月在每年例行性健康檢查中，發現疑似乳癌後，毅然決然放下台北事業，移居台東。2014年出版《我的台東夢》，她說：「台東夢」不僅是追尋「家」的歸屬感，它更是自我的探索。文末提到「……我也好像遇見了二十二歲的自己。我們迎向對方，彼此微笑。」¹閱讀徐璐的文本之後，心中升起一陣疑惑？自我的探索和死亡的關係是什麼？哲學能否回答這個問題？

海德格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主要代表作《存有與時間》被

¹ 這句話是《我的台東夢》書中本文（不含後記）的最後一頁的最後一句話。

譽為劃時代的經典著作，之所以被尊稱為劃時代著作，乃是有別於傳統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其以現象學為奠基，發展出以「此在」²為出發點的沈思型存有思想，而傳統的形而上學則被他稱為「存有的遺忘」。根據海德格的說法「認知是對世界的關切之衍生物，西洋哲學幾乎一味以認知為己任，以為真即事物對認知能力的符合，這一態度本身即係一種陷溺情況。處於陷溺情況的人，注定不可能獲致存有的開顯境界，而祇能侷處一隅」³。跳出理論範疇，回到現實生活，我們可發現當前現代科技的AI或大數據對你我的行為監控，彷彿建構出無邊無際的「牢籠」，吊詭的是，這個牢籠並非僅僅是外在強加的枷鎖而已，它更是此在陷溺於「人們」⁴及「世界」⁵的鐵證，誠如蔡幸芝（2013）所說：「現代社會的樣貌正是現代心靈的外顯，亦即人類毫無依傍地按著自身理性逐步建立理性化的人本世界來。然而理性的吊詭出現了，我們雖將舊制顛破，卻被自身建起的新體制，細綁得更徹底。當今無人不被編組於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中，無不受制於物質條件與政經制度的控約，而個體隨著資本主義運作機制達至高峰的眼下，儘管百般不情願也由不得人地被匿名的宰制規訓為一部勞動/消費機器，後果是主體的能動性與創造力日益枯竭，批判與不滿之聲吸納為體制內部的調節，不再引動變革，也因此，理性化的過程反將現代生活變成堅不可摧的鐵籠」⁶。可見，海德格的思想不止確切點中現代科技的要害（存有的遺忘），他更能提供我們指引的道路——如何成為「本真的人」，這就牽涉本文接下來要討論的主題：「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

《存有與時間》中關於「迎向死亡的預趨」中提到「預趨使此有發覺自我原來陷溺於人們之中，並帶給他不首先以關切的關心為憑藉而成為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此

² 此處「此有」是指特殊的「存有者」，也就是「人」，人之所以特殊，是因為人有成為自己或不成為自己的可能性。

³ 項退結著，《現代存在思想家》，臺北市：東大出版社，1986，頁131。

⁴ 海德格所說的「人們」是指人與人日常生活時，代替此有「自我性」出現的，往往是誰也都是、又誰也不是的「人們」。

⁵ 此處「世界」是指「在世存有」的此有不能脫離它的現實性，而不可避免地捲入「人們」的非屬己性中。

⁶ 蔡幸芝，康德天才理論的現代意義，哲學與文化，2013，40（3），頁42。

有在確定而令人憂懼的迎向死亡之自由自在中成為自己，脫離了人們的幻想」⁷，其所謂人們的「幻想」，是指「常人」對死亡的幻想，而所謂「常人」就是非本真的人，相對於「非本真的人」就是「本真的人」，它是指勇於面對死亡而生的人。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所提有關常人對「死亡」的幻象可分兩類，分別為「人們在死去，好像死亡對我們的關係非常遙遠，我們大可以高枕無憂」⁸和「是的，死亡一定會駕臨，但暫時還不會來」⁹。本文想要呈現的是在多采多姿的生活世界中，海德格所提的常人「死亡幻象」如何在徐璐的生命歷程中真實呈現，或是說，海德格的「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如何詮釋徐璐生命歷程的死亡幻象。

貳、海德格「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的介紹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提到「預趨使此在發覺自我原來陷溺於人們之中，並帶給他不首先以關切的關心為憑藉而成為自己的可能性，也就是此有在確定而令人憂懼的迎向死亡之自由自在中成為自己，脫離人們的幻想」¹⁰。其中「憂懼」是很重要的概念，它是指：「此在日常生活中多半是在陷溺情況中，它幾乎完全生活在他所關心的『人們』和所關切的『世界』之中，而失去了屬於他自己的自我。這時促使人追求屬己自我的竟是一種我人所意想不到的力量……憂懼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心境，它使我們感受到整個存有者的世界消失於無形，對我們失去意義，而使我們切身體味到空無。憂懼又使我們發覺自己走向死亡，並把那必然而且隨時會發生的我自己的死亡成為生活的主要設計。這時我們會發覺，屬於自己的自我無法替代。我們會以設計者的身份走在死亡前面，不受『人們』及『世界』控制而做大無畏的決斷，做這樣的決斷時，我人站在獨特自我的立場，成為『屬於自己而存在的自我』」¹¹。可見，憂懼的心境對於「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扮演關鍵角色，也就是說，沒有憂懼的產生，也就不

⁷ 項退結著，《海德格》，臺北市：東大出版社，2005，頁 97。

⁸ 項退結著，《現代存在思想家》，臺北市：東大出版社，1986，頁 108。

⁹ 同前註。

¹⁰ 項退結著，《海德格》，臺北市：東大出版社，2005，頁 97。

¹¹ 項退結著，《現代存在思想家》，臺北市：東大出版社，1986，頁 130-131。

會有「預趨的決斷」及其後的「屬於自己而存在的自我」。

那麼「屬於自己而存在的自我」又如何呈現在多采多姿的現實生活中呢？我們透過兩種概念來說明「屬己性」：1、「陷溺與被投擲性」。2、「開顯與真實」。

1、「陷溺與被投擲性」：「閒話、好奇心與模稜兩可是日常生活中存有的基本方式，我人稱這種方式為此有的陷溺，意思是此有陷溺於『人們』的無名群眾中。然而我人在陷溺情況中往往反覺生活非常充實：我們沈浸於工作中，天天與世間的『新聞』接觸，天天有新的刺激，覺得大可釋然於懷。這樣安心於陷溺情況，當然更加強了陷溺：此有對它自己的自我失去了聯繫。」¹²可見此有常處於陷溺而不自知，也就是處於「非本真的人」而不自知。再者，「陷溺屬於『現實性』的一部份，作為『在世存有』的此有不能脫離它的現實性；換句話說，此有不可避免地會被捲入『人們』的非屬己性中，它『被投擲』於陷溺的漩渦之中。陷溺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此有本質地是『在世存有』，與世界打成一片。屬己的存有並不是在造成陷溺狀態的日常生活之上飛翔，而是攫住日常生活而加以改造。」¹³可見，屬己性的自我展現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改造原來的生活而實現，因為與世界打成一片，所以隨時會被捲入『人們』的非屬己性中。

2、「開顯與真實」：「對於真實，海德格也有他的特殊看法。傳統的說法是：真實係認識與其對象的相符。海德格則認為真實或真的存有是指揭示著的存有，真實就是被揭示性和非隱蔽性。……發覺或揭示是在世存有的一種存有方式。向周圍觀察或停留瀏覽的『關切』才會發覺世間的存有者，後者也就成為被揭示者。被揭示者祇以次要意義才可成為真實。主要的真實者是發覺或揭示者—此有。因此，真理或真實與開顯分不開：此有如處於陷溺和封閉狀態，它就是不真實的。此有既具現實性，即與世界休戚相關，所以它必然地會陷溺自己，而處於不真實狀態。它必須努力奮鬥，才能到

¹² 同前註，頁 101。

¹³ 同前註。

達真實狀態」¹⁴可見，此有在世存有的存有方式包括發覺或揭示，但此有如處於陷溺狀態則其發覺或揭示為不真實的，必須此有透過努力奮鬥，才能到達真實狀態。如此，也就可以理解海德格所說：「此有同樣原初地在真與不真之中」。

參、《我的台東夢》作者徐璐生命歷程的死亡幻象

海德格的研究先驅——項退結老師曾在其著作《現代存在思想家》中，以民國59年一月底投海自盡的中國文化學院三年級女生吳錦芳，自殺前寫的一封給好友徐月琴的信，裡面的幾句話被他拿來說明海德格的「被投擲性」：「我不曉得該往那兒去，月琴，我從何處來，無人知曉；我到何處去，風吹，海濤，無人知曉……。」¹⁵。

本研究也將仿照其模式，以徐璐寫作的三個文本，分別為《暗夜倖存者》、〈好友教導我面對死亡〉及《我的台東夢》，將其文本中的片段來說明海德格的「死亡（自己的死亡）幻象」。

「死亡幻象」-1

徐璐在《暗夜倖存者》中因不捨三哥被癌末所折磨，有感而發的說出對死亡的迷惘，她說：「……往往我們對生命和死亡卻是那麼地無知，等我們弄清楚了，死亡已毫無意義的發生了。我們不懂死亡，因為我們一直在用『明天』，用無知的期望思考事情，使我們忽略了真正受著巨大折磨的病人的內心。」¹⁶三哥的死亡讓她的警覺到「珍惜現在」，所以一直到現在她還維持每年到了年終之時，拿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如果我還有一年可活，有那三件事是我最想完成的…」。但是她也坦承，雖然已開始提醒自己『珍惜現在』，然而，還是經常一次又一次地忘記自己，然後又記起自己……，然後又在過度的努力中忘記自己……。文中她也勾勒出「自己死亡」應該有的畫面

『活著的人，好好享受你美好的今天吧！』

¹⁴ 同前註，頁 106。

¹⁵ 同前註，頁 98。

¹⁶ 徐璐著，《暗夜倖存者》，臺北市：平安文化，1998，頁 116-117。

當明天你被召集加入熙攘的隊伍，
在死亡大廳中，人人領取自己的房間鑰匙時，
請勿擋住隊伍、不願前行，
向前去、躺下來，回想一下你那美好的昨天，你會有個好夢。」¹⁷

此處（1993年）徐璐對「自己死亡」的心境比較像海德格所說：「是的，死亡一定會駕臨，但暫時還不會來」。因為對照其在《我的台東夢》中所提，「2013年5月在每年例行性健康檢查中，發現疑似乳癌後，毅然決然，放下台北事業，移居台東」的心境相比較，徐璐因他人之死（三哥）所認識到「自己死亡」並無急迫性。

「死亡幻象」-2

徐璐在〈好友教導我面對死亡〉中文中提到舞者羅曼菲面對死亡的態度，是一種「自由與解脫」的風貌。讓她開始學習面對死亡。她說在一次如常的好友聚會中，問羅曼菲：

可以讓我們知道妳這次復發後，內心在想什麼嗎？

「我知道我擁有家人、朋友滿滿的愛，或許我仍有些掛念，．．．但是，如果我真的要死了．．．，我對我的人生沒有任何的遺憾。」

這似乎是第一次從她的口中說出來了「死亡」這二個字，莊淑芬和李烈的眼眶紅了，施惠寧的眼角有淚光。空氣有著短暫的凝結。但是，這場對話沒有停止，沒有人想中斷這個對話。

害怕嗎？．．．，死亡．．．？．．．。

小冰雹融化了。那張薄紙似乎又慢慢地開始能夠連結起她心中那個我們差點觸摸不到的世界。

從此，「死亡」不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了。

¹⁷ 同前註，頁 128-129。

此處（2008年）徐璐對「自己死亡」的心境雖然也是比較像海德格所說：「是的，死亡一定會駕臨，但暫時還不會來」。但對照其在《暗夜倖存者》中所勾勒出「自己死亡」應該有的畫面（放不下現在）相比，較具急迫性。也就是說，徐璐因他人之死（羅曼菲）所認識到「自己死亡」較具急迫性。其原因應該就是如她所說：

是妳那顆美麗的心靈幫助了我，讓我又一次學習到了生命與死亡的課程。原來，這是一份上天給我的「恩寵與榮耀」。

以上，透過徐璐的三個文本，將海德格想說清楚的「死亡幻象」，化成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畫面，相信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海德格的思想。

肆、結語

以上研究發現，從海德格的「預趨的決斷」和「屬己性」可用來分析徐璐生命歷程的「死亡幻象」，也就是說，此有在尚未做「預趨的決斷」前，對於「自己的死亡」認識總是停留於幻象層次，唯有成為「屬己性的本真的自己」，才有可能真正認識「自己的死亡」。

參考文獻

項退結著，《現代存在思想家》，臺北市：東大出版社，1986。

項退結著，《海德格》，臺北市：東大出版社，2005。

蔡幸芝，〈康德天才理論的現代意義〉，哲學與文化，2013，40（3）。

徐璐著，《暗夜倖存者》，臺北市：平安文化，1998。

徐璐著，《我的台東夢》，臺北市：天下雜誌，2014。

徐璐著，〈好友教導我面對死亡〉，2018年1月16日取自網址：

<http://blog.sina.com.tw/caikangyong/article.php?entryid=581110>。